

楓窗小牘
黃氏日抄古今紀要逸編



楓窗小牘

袁袁姚

□顧士

麟

撰續校

叢書集初成編

(本印補)

楓小窗及牘其一他種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
一九五九年十月補印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市印刷四廠印刷

楓窗小牘敍

楓窗小牘不著撰人姓名特檢所載先三老一段與隸釋袁良碑對質因知其人袁姓而牘中東坡手書所云彥方者卽其大父贊善公也但文忠集目祇云與人而已至稱其父每曰家大夫不知何官曾爲良鄉縣令華臺作頌定亦禁近班列又云曾王大母得封縣君從祖嘗倅鄭子曰博士願亦是汴中衣簪喬舊惟此翁若無官而留意當世者其所記載有大關係如趙普醞章及玉牒宗室同姓事則是上果忘其創業下自信其背盟知靖康之禍高嗣之斬所從來矣惟名園記謂普歸洛月餘便卒洛去汴四百五十里醞章乘風吹墮太遠又如張李醉醒志清論家人一卦盧之翰不謝錢若水皆足補宋史之闕其他細碎多杭汴見聞耳庚戌春嘗以質之金壇王損庵太史云此中多史外別聞而于惠生王伯弢各稱其鶴鵠文佳余獨喜燕丹一敍最爲雄爽簡妙頃見吳伯霖言家亦藏有此本爲條質歎賞第云東坡釋相國寺詩必謫外時嘗謎壁間後來解破耳不然卽慧爭德祖捷給不能至此併識以咨博雅海鹽姚士麟叔祥敍

陳眉公訂正楓窗小牘卷之上

宋 百歲老人袁 琥撰 男博士袁 頤續 海鹽姚士麟校

余迫猝渡江，僑寓臨安山中。父書手定，都爲烏有。第日對窗西烏桕，省念舊聞，得數十事，錄之以備遺忘。時晚秋蕭瑟，喜有丹葉殘霞，來射几案，會錄成輒呼酒落之。名曰楓窗小牘。

藝祖受命元年秋，三佛齊來貢。時尚不知皇宋受禪也。貢物有通天犀，中有形如龍檠一蓋。其龍形騰上而尾少左向，宋其文卽宋字也。眞主受命，豈偶然哉？藝祖卽以此犀爲帶，每郊廟則繫之。

予僑家後圃，有一大井。是武肅王外祖家舊物。井上有文曰：「於維此井，淳育坎靈。有萃有部，實此儲英。時有長虹上貫青冥，是惟王氣。宅相先徵，爰啓霸主，奠綏蒼氓，沛膏漸澤。配德東溟。」臣羅隱謹頌。

太祖征李筠，以太宗爲大內都點檢。汴民驚曰：「點檢作天子矣，更爲一天子地邪！」此又人口木簡也。

太平興國中，蜀人張思訓製上渾儀。其製與舊儀不同，最爲巧捷。起爲樓閣數層，高丈餘。以木偶爲七直人，以直七政，自能撞鐘擊鼓，又爲十二神，各直一時。至其時，卽自執辰牌循環而出。余大王父贊善公嘗入文明殿漏室中見之。

國初杭、粵、蜀、漢未入版圖，總戶九十六萬七千五百五十三。至開寶末，增至二百五十萬八千六十五戶。太宗拓定南北，戶猶三百五十七萬四千二百五十七。此後遞增，至徽廟有一千八百七十八萬之多。億

可謂盛矣。及乘輿南渡江淮以北悉入虜庭。今上主戶亦至一千一百七十萬五千六百有奇。生息之繁。視宣和已前僅減七百萬耳。尙令此虜假氣游魂何也。

太宗命儒臣輯太平廣記。時徐鉉實與編纂稽神錄。鉉所著也。每欲採擷不敢自專。輒示宋白。使問李昉。昉曰。徐率更以博信天下。乃不自信而取信于宋。拾遺乎。詎有率更言無稽者。中採無疑也。于是此錄遂得見收。

楊億作二京賦既成。好事者多爲傳寫。有輕薄子書其門曰。孟堅再生。平子出世。文選中間。恨無隙地。楊亦書門答之曰。貧惜違顏事等隔世。雖書我門。不爭此地。余謂此齊東之言也。楊公長者。肯相較若爾耶。道君皇帝改元宣和。人或離合其字曰。一旦宋亡。此與蕭歸離合後周宣政爲字文亡日同。

太常普律官田琮家庭中嘗有光怪。掘地得古鐸三枚。一黃鐘一中呂一土死無聲。又一玉管。校長于古玉管。蓋漢晉間物也。其年遂遷職。

趙韓王疾。夜夢甚惡。使道流上章禳謝。道流請章旨。趙難言之。從枕躍起。索筆自草曰。情關母子弟。及自出子人謀。計協臣民。子賢難違乎天意。乃憑幽祟。逞此強陽。瞰臣氣血之衰。肆彼讐呵之厲。倘合帝心。誅旣不誣管蔡。幸原臣死。事堪永謝。朱均云云。密封令勿發。向空焚之。火正爇亟。而此章爲大風所掣。吹墮朱雀門。爲人所得。傳誦于時。竟不起。

淳化三年冬十月。太平興國寺牡丹紅紫盛開。不踰春月。冠蓋雲擁。僧舍填駢。有老妓題寺壁云。曾趁南

風看幾巡。冒霜開喚滿城人。殘脂剩粉憐猶在。欲向彌陀借小春。此妓遂復車馬盈門。

古人稱士農工商爲四民。今有六民。真宗初卽位。王禹偁上五事。有云。古者井田之法。農卽兵也。今執戈之士不復事農。是四民之外。又一民也。自佛教入中國。度人修寺。不畊不蠶。而具衣食。是五民之外。又一民也。

李文靖賢相也。與張齊賢稍不協。齊賢竟以被酒失儀罷相。時人語曰。李相太醒。張相太醉。此亦里巷公論也。

汴京閨閣粧抹。凡數變。崇寧間。少嘗記憶。作大髻方額。政宣之際。又尙急把垂肩。宣和已後。多梳雲尖巧額。髻撐金鳳。小家至爲剪紙襯髮膏。沐芳香花。韓弓履窮極金翠。一襪一領。費至千錢。今聞虜中閨飾。復爾如瘦金蓮方瑩面丸。遍體香。皆自北傳南者。

邢昺以九經及第。鬱爲儒者。乃傾意欽若。納身垢汚。爲士流所薄。嘗奉敕撰爾雅疏義。其后太學生郭盛言。昔人不分老子與韓非同傳。郭注邢疏。無論周公不享其意。卽先人得無稱冤地下。且郭迂逆。敷邢附欽若。爾雅近正。今則近邪。盛舉九經。乞辭此疏。時邢自稱子才之裔。太學中語曰。景純有孫。子才無後。宣和中有反語云。冠萊公之知人。則哲王子明之將順其美。包孝肅之飲人以和。王介甫之不言所利。此皆賢者之過。人皆得而見之者也。

祥符中。天書旣降。復有道士趙壽國來上靈寶大洞人皇經。稍記其首篇云。爾時玉清虛皇帝在玉清

景靈之宮忽從自明簾內傳下玉音清越嘹亮三十三天一時耳根共感是諸天衆速駕雲車龍鸞填隘天路皆滿諸天既集面覲虛皇于雲陛之下劍珮璇瑩交映左右虛皇曰嗟爾諸天聽予渙號夫天有天皇地有地皇人有人皇天得清皇地得寧皇惟此林林衆滿太蒼下方大亂予閔是痼爰召宓羲遣茲訟靈下撫方州二亥後先命處天門八方歸王天下太平今茲嗣皇實惟聖神合壽千春東封泰山西封金天威鎮幽朔鬼方血腥云云其言誕譽不經皆若此類朝廷雖知其妄亦賜金帛設朝受之供奉大內呂夷簡有總髻交王至清以屢試不第隱遜山壑後以子簿畿縣薄遊京師呂折簡召之不赴會仁宗詔廢郭后呂實贊之至清寓書夷簡曰僕初與坦夫讀書山寺論家人一卦坦夫獨以孔子反身二字爲此卦入證語乃今天子弟有取于威如之吉使天下夫婦之主不得終始其義坦夫獨不可以反身之說諫之而將順至此乎安在其有證于尼父一言也僕今知讀書與仕宦自是兩截事幸哉天以布衣終我身也雖然坦夫自今永保祿位矣何者有所廢必有所愛能從人主所愛處有動力焉亦必不愛爵祿以愛其人于衆人之外也此一牘也先爲相業信後爲相位賀惟坦夫兩受之夷簡大怒併其子逐焉

賢士大夫亦有天理抹煞處如錢惟演之下石寇萊公是也凶忍大奸亦有天理不泯處如秦檜之不盡殺鄂國子孫是也

洪駒父才而傲每讀時輩篇什大叫云使人齒頰皆甘其人喜而問之曰似何物駒父曰不減樹頭霜柿人每頰面而去比汴京失守粘沒喝勾括金銀駒父以奉命行事日惟觴酌幸醉中不見此時情狀竟爲

綱紀自利，峻于搜索，坐貶沙門，亦大冤也。

余少長大梁，蒙養于保抱之手，卽淮泗之間，近在襟帶，未嘗眼見身到。比一旦崩亂，將母則棄妻，挈妻則擲女，屈身孤篷之底，乘風渡淮，濁浪掀空，幾葬于寶應魚腹，魂魄盡喪，相顧失色。及至江上，于時海潮上逆，狂濤東瀉，渺迷極望，雖騰價買舟，猶與僧尼雜販，共載一船，母妻悲號，至不欲渡，願投江流，舟發未幾，檣爲風折，半欹浪中，滿船狂叫，人心先覆，幸呼它舟，擲纜得抵潤州，此蓋生平未遭之危。合門未遭之苦也。後嘗問人曰：「江必從此渡乎？」必當更有狹處，其人亦不知答。旣而司諫吳表臣上疏言：「大江之南，上自荆鄂，下至常潤，不過十郡之間，其要不過七渡。」上流最急者二，鄂之武昌、太平之采石，下流最急者三，江南之公安石首，岳之北澤，中流最急者二，建康之宣化、鎮江之瓜洲。此七渡當擇官兵守之，其餘數十處或道路迂曲，水陸不便，非大軍往來徑捷之處。于是始知前問之失也。望洋之喻，豈虛也哉。

慶曆三年三月，呂夷簡以司徒歸第，夏竦召至國門而罷，詔以賈昌朝參知政事，杜衍爲樞密使，富弼爲樞密副使，弼固辭，改資政殿學士，乃以范仲淹代弼。又以歐陽修、余靖、蔡襄、王素充諫官。一時朝野讐欣，至酌酒相慶。太學博士石介因作慶曆聖德頌，其詞太激，邪佞切齒，其頌至范仲淹曰：「太后乘勢湯沸火熱，汝時小臣危言築堦，太后一語仁宗舍之在中，不敢出之口者，所不宜言。其最微心目者，如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脫又曰神武不殺，其默如淵，聖人不測，其動如天。」時韓魏公與范文正公適自陝來，朝竦之密姻，有令于闈者，手錄此頌進于二公。且口道竦非爲諸君子慶。二公去闈，范拊股謂韓

曰爲此恠鬼齋壞之也。韓曰：天下事不可如此必壞。孫復聞之亦曰：石守道禍始于此矣。

汴中呼餘杭百事繁庶地上天宮及余邸寓山中深谷枯田林莽塞目魚蝦屏斷鮮適莫搆惟野葱苦蕷紅米作炊炊汁許許代脂供飲不謂地上天宮有此受享也。

國朝婦人封自執政以上封夫人尚書以上封淑人侍郎以上封碩人太中大夫以上封夫人中散大夫以上封恭人朝奉大夫以上封宜人朝奉郎以上封安人通直郎以上封孺人然夫人有國郡之異而武臣一準文階其後三公大將封帶王爵者妾亦受封特視正妻減階耳若郡縣君則先曾王大母亦封縣君正和二年詔除之。

本朝以童子舉如國初賈黃中舉自五代不論若太宗朝洛陽郭忠恕通九經七歲舉童子科淳化二年賜泰州童子譚孺卿出身雍熙間得楊億年十一以童子召對授祕書正字咸平間得宋綬景德間撫州進士晏殊年十四大名府進士姜益年十三祥符間又得李淑又趙煥以童子召對令從祕閣讀書時年十二蔡伯希年四歲誦詩百餘篇召爲祕書正字神宗朝元豐七年賜饒州童子朱天錫五經出身年九歲賜錢五萬又天錫從兄天中年十二試十經皆通賜五經出身紹興七年賜處州孝童周智出身乾道淳熙間呂嗣興王克勤賜童子出身先君子以十歲通九經以不謁丁晉公擴不以聞竟不得與諸君子

同聲治朝也。

壽山艮嶽在汴城東北隅徽宗所築初名鳳凰山後改壽山艮嶽周圍十餘里其最高一峰九十步上有

介亭分東西二嶺直接南山山之東有萼綠華堂家大夫嘗承命作頌曰玉皇御天金母嫁女瑤璧成車
裁瑛作塵龍馭崑丘鳥發玄圃笑月光微看雲色阻荷露添華柳烟生嫋九重歡春六宮遜處乃構壘房
用當金字碌碌宜培瑟瑟爲戶碧落深沉青霞墉堵小臣獻頌庶叶萬舞書館八仙館紫石岩棲真登覽
秀軒龍吟堂山之南則壽山兩峰並峙有雁池囉囉亭山之西有藥寮西莊巢雲亭白龍汎濯龍峽蟠秀
練光跨雲三亭羅漢巖又西有萬松嶺嶺畔有倚翠樓上下設兩閣閣下有平地鑿大方沼沼中作兩洲
東爲蘆渚浮陽亭西爲梅渚雪浪亭西流爲鳳池西出爲雁池中分二館東曰流碧西曰環山有巢鳳閣
三秀堂東池後有揮雪亭復由嶝道上至介亭亭左有極目亭蕭森亭右有丽雪亭半山北俯景龍江引
江之上流注山澗西行爲漱瓊軒又行石間爲煉丹凝觀圓山三亭下視江際見高陽酒肆及清澌閣北
岸有勝筠菴躡雲亭蕭閒閣飛岑亭支流別爲山莊爲回溪又於南山之外爲小山橫亘二里曰芙蓉城
窮極巧妙而景龍江外則諸館舍尤精山之西北有老君洞爲供奉道像之所其地又因瑞華宮火取其
地作大池名曲江中有堂曰蓬壺東盡封丘門而止西則是天波門橋引水直西殆半里江乃折南又折
北折南者過閭闔門爲複道通茂德帝姬宅折北者四五里屬之龍德宮既成帝自爲良嶽記以爲山在
國之艮位故名艮嶽嶽之正門名曰陽華故亦號陽華宮宣和五年朱勔于太湖取石高廣數丈載以大
舟挽以十夫鑿河斷橋毀堰拆牖數月乃至會初得燕山之地因賜號敷慶神運石石傍植兩檜一天矯
者名朝日升龍之檜一偃蹇者名臥雲伏龍之檜皆玉牌金字書之徽宗御題云拔翠琪樹林雙檜植靈

圍上稍蟠木枝下拂龍髯茂撑擎天半分連卷虹南負爲棟復爲梁夾輔我皇構嗟乎檜以和議作相不能恢復中原已兆于半分南負而一結更是高廟御名要皆天定也巖曰玉京獨秀太平岩峰曰慶雲萬態奇峰又作絳霄樓直山北勢極高峻夐出雲表蓋工藝之巧其後羣闈興築不已四方花竹奇石悉萃于斯珍禽異獸無不畢集命市人薛易篆擾馴狎駕至迎立鞭扇間名萬歲山珍禽命局曰來儀所及金芝產于艮嶽萬壽峰只改名壽嶽。

先三老碑在扶溝石牛廟後徙墓下碑橫裂爲二上復破泐如圭然光瑩可鑒少嘗從祖父詣碑拜讀至斬賊公先勇食邑遺鄉六百戶事考之東漢先人列傳了不可得後從駕南渡得歐陽公集古錄第釋序世次及缺文而已最後得趙明誠金石錄始知公先勇爲公孫勇又不知出自何書今耄矣目不能觀書徒悒悒此事未了忽從宇文學博處得鄱陽洪景伯碑跋方知此事在范書田廣明傳傳云故城父令公孫勇謀反衣繡衣乘駒馬車至圍圉使小史侍之知其非是守尉魏不害等共收捕之上封四人爲侯小史竊言上問之對曰爲侯者得東歸否上曰汝鄉名爲何對曰名遺鄉上曰用遺汝矣于是賜小史爵關內侯食邑遺鄉六百戶不覺快躍而起簪冠墮地老髮蹠弗暇手握也家世讀書碑碣尙在至一千年不知碑石上事媿已媿已

余嘗見內庫書金樓子有李後主手題曰梁孝元謂王仲宣昔在荊州著書數十篇荊州壞盡焚其書今在者一篇知名之士咸重之見虎一毛不知其班後西魏破江陵帝亦盡焚其書曰文武之道盡今夜矣

何荊州壞焚書二語。先後一轍也。詩以慨之曰。牙籤萬軸墨紅綃。王粲書同付火燒。不是祖龍留面目。遺篇那得到今朝。書卷皆薛濤紙所抄。惟今朝字誤作金朝。徵廟惡之。以筆抹去。後書竟如識入金也。丁謂傾意以媚萊公。冀得大拜。然事未可必。生平最尙穢祥。每晨占鳴鵠。夜看燈蕊。雖出門歸邸。亦必竊聽人語。用卜吉兆。時有無賴于慶。貧寒不振。計且必死凍餓。謀于一落第老儒。老儒曰。汝欲自振。必易姓。名當大濟耳。幸無忘我。慶拜而聽之。老儒遂改于爲丁。易名宜祿。使投身于謂。謂大喜收之。門下皆怪問之。謂不答。第曰。吾得此人。大拜必矣。不旬月而謂果入相。此人遂以寵冠紀綱。雖大僚節使。無弗倚藉。闢說不踰年而宜祿家十萬矣。老儒亦以引見。竟得教授大郡。至今相傳。不解所謂。頃偶讀沈約宋書曰。宰相蒼頭呼爲宜祿。且復姓丁。愈惄所念。莫謂晉公眼不讀書也。

道君皇帝以于闐玉益八寶爲九寶。其文云。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王初寮草詔曰。太極函三運。神功于八索。乾元用九。增寶曆于萬年。八索用九。可謂切事。徵廟以銀椀盛蘇合香賜之。司馬溫公保身說云。天下有道。君子揚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括囊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倘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濁揚清。撩蛇虺之頭。踐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禍及朋友。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不一悲乎。夫惟郭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見機而作。不俟終日。卓乎其不可及也。先君書此。以置座右。蓋自鑑其生平所遭耳。吳趙諸公。惜不早見及此。遂陷秦氏酷禍。悲哉。

杭州江隄築自梁開平四年八月時錢氏始伯武肅王以候潮通江二門之外潮水衝齧版築不就命強弩數百射之潮水爲避擊西陵遂以竹籠石植大木圍之率數歲輒復壞祥符七年潮直抵郡城守臣戚綸漕臣陳堯佐議累木爲岸實薪土以捍之或言非便命發運使李溥按視十月壬戌溥請如錢氏舊制立木積石以捍潮波從之其後踰年隄不成卒用薪土天聖四年二月辛酉侍御史方謹言請修江岸二斗門慶曆六年漕臣杜杞築錢塘隄起官浦至沙陘以捍風濤浙江石塘叛于錢氏景祐中工部郎中張夏爲轉運使置捍江兵採石修塘人爲立祠紹興二十年修石隄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吏部尚書林大鼐言潮爲吳患其來已久捍禦之策見于浙江亭碑自江流失道潮與洲門怒號激烈千霆萬鼓民以不寧宜顚置一司究利病而後興工乾道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帥臣沈龕修石隄成增石塘九十四丈武肅王還臨安與父老飲有三節還鄉之歌父老多不解王乃高揭吳音以歌曰你輩見儂底歡喜別是一般滋味子長在我儂心子裏至今狂童游女借爲奔期問答之歌呼其宴處爲歡喜地

汴京故宮蹣雲蔽日常在夢寐稍能記憶條載于此宮城本五代周舊都宋因之建隆三年廣皇城東北隅命有司畫洛陽宮殿按圖修之周圍五里南三門中曰乾元東曰左掖西曰右掖東西面門曰東華西華門內一門曰左承天祥符西華門內一門曰右承天左承天門內道北門曰宣祐正南門內正殿曰大慶東西門曰左右太和正衛殿曰文德兩掖門曰東西上閣東西門曰左右嘉福大慶殿北有紫宸殿祝

朝之前殿也。西有垂拱殿。常日視朝之所也。次西有皇儀殿。又次西有集英殿。宴殿也。殿後有需雲殿。東有升平樓。宮中觀宴之所也。宮後有崇政殿。閱事之所也。殿後有景福殿。殿西有殿北向曰延和便坐殿。凡殿有門者皆隨殿名。宮中有延慶、安福、觀文、清景、慶雲、玉京等殿。壽寧堂、延春閣、福寧殿。東西有門曰左右昭慶。觀文殿西門曰延真。其東興君殿。積慶前建咸真閣。又有龍圖閣。下有資政、崇和、宣德述古四殿。天章閣下有華玉、纂珠二殿。有寶文閣。閣東西有嘉德、延康二殿。前有景輝門。後苑東門曰寧陽苑。內有崇聖殿、太清樓。其西又有宣聖、化成、金華、西涼、清心等殿。翔鸞儀鳳二閣。華景翠芳、瑞津、三延、延福宮。有穆清殿。延慶殿北有柔儀殿。崇徽殿北有欽明殿。延福宮北有廣聖宮。內有太清、玉清、冲和、集福、會祥五殿。建流盃殿于後苑。又有慈德殿、觀稼殿。延暉閣、遡英殿、隆儒閣、慈壽殿、慶壽宮。保慈宮、玉華殿。基春殿、睿思殿。承極殿、崇慶、隆祐、二宮。睿成宮、宣和殿、聖瑞宮。顯謨閣、玉虛殿、玉華閣、親鸞宮。燕寧殿、延福宮。致和三年春作新宮。始南向殿。因宮名曰延福。次曰蕊珠。有亭曰碧琅玕。其東門曰晨暉。其西門曰麗澤。宮左復列二位。其殿有穆清、成平、會寧、睿謨、凝和、崑玉、纂玉。其東閣則有薰馥、報瓊、蟠桃、春錦、疊瓊、芬芳、麗玉、寒香、拂雲、假蓋、翠葆、鉛英、雲錦、蘭薰、摘金。其西閣有繁英、雪香、披芳、鉛華、瓊華、文綺、絳萼、穠華、綠綺、瑤碧、清陰、秋香、纂玉、抉玉、絳雲。會寧之北巒石爲山。山上有殿曰翠微。旁爲二亭曰雲歸。曰層巒。凝和之次閣曰明春。其高踰一百一十尺。閣之側爲殿。二曰玉英。曰玉潤。其北附城築土植杏。名杏岡。覆茅爲亭。修竹萬竿。引流其下。宮之右爲位二閣。曰晏春。廣十有二丈。舞臺四列。山亭三峙。鑿圓池爲海。跨海爲亭。

架石梁以升山亭曰飛華橫度之四百尺有奇縱數之二百六十有七尺又流泉爲湖湖中作隄以接亭隄中作梁以通湖梁之上又爲茅亭鶴莊鹿砦孔翠諸艸蹄尾動數千嘉花名木類聚區別幽勝宛若生成西抵麗澤不類塵境其東直景龍門西抵天波門宮東西二橫門皆視禁門法所謂晨暉麗澤者也而晨暉門出入最多其後又跨舊城修築號延福第六位跨城之外浚濠深者水三尺東景龍門橋西天波門橋二橋之下疊石爲固引舟相通而橋上人物外自通行不覺也名曰景龍江其後又闢之東過景龍門至封丘門此特大概耳其雄勝不能盡也

余汴城故居近陳州門內蔡河東畔居後有圃喬林深竹映帶城隅中有來鶴亭王大父時有野鶴來棲遂馴狎不去蘇子瞻有詩云鴻漸偏宜丹鳳南冠霞披月羽毵毵酒酣亭上來看舞有客新名喚作耽每誦此詩未嘗不淚滿青衫也

子瞻又有與王大父手墨一紙云累日欲上謁竟未暇辱教承足疾未平不勝馳繫足疾惟葳靈仙牛膝二味爲末蜜丸空心服必効之藥也但葳靈仙難得真者俗醫所用多藁本之細者爾其驗以味極苦而色紫黑如胡黃連狀且脆而不韌折之有細塵起向明示之斷處有黑白暈俗謂之有鵝鴨眼此數者備然後爲真服之有奇驗腫痛拘攣皆可已久乃有走及奔馬之効二物當等分或視臟氣虛實酌飲牛膝酒及熟水皆可下獨忌茶耳犯之不復有効若常服此卽每歲收槐阜莢芽之極嫩者如造草茶法貯之以代茗飲此効屢嘗目擊知君疾苦故詳以奉白元素書已作稍暇詣見軾白彥方足下王大父有末疾

故以此方見示。此紙尙存籙中。渡江已來。與妻孥共寶者。

徽廟嘗乘驄馬至太和宮前。忽宣平日所愛小人。其馬至御前。羈足不肯進。左右鞭之。益鳴跳不如調訓時。圉人進曰。此願封官耳。上曰。猴子且官供奉。況使小鳥白身邪。勑賜龍驤將軍。然後帖然就轡。荆公柄國時。有人題相國寺壁云。終歲荒蕪湖浦焦。貧女戴笠落柘條。阿儂去家京洛遙。驚心寇盜來攻剽。人皆以爲夫出婦憂荒亂也。及荆公罷相。子瞻召還。諸公飲蘇寺中。以此詩問之。蘇曰。于貧女句。可以得其人矣。終歲十二月也。十二月爲青字。荒蕪田有草也。草田爲苗字。湖浦焦水去也。水旁去爲法字。女戴笠爲安字。柘落木條剩石字。阿儂是吳言。合吳言爲誤字。去家京洛爲國。寇盜爲賊民。蓋言青苗法。安石誤國賊民也。

家大夫嘗謂曾子固南齊書序。是一部十七史序。不可不熟看其要處。云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名。其言至約。其體至備。而爲之二典者。推而明之所記者。豈獨其迹。併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無不盡也。至于後世諸史。事迹曖昧。雖有隨世以就功名之君。相與合謀之臣。未有得赫然傾動天下之耳目。而一時偷奪悖理之人。亦幸而不暴著于世。豈非所託不得其人故邪。第其中反覆照應處。多累句重疊。爲可惜耳。

汴京河渠凡四。曰蔡河。自陳蔡由西南戴樓門入京城。繚繞向東南陳州門出。曰汴河。自西京洛口分水。

從東水門入京城。繞州橋御路水西門出。曰五丈河。表自濟鄆。自新曹門入通汴河。曰金水河。自京城西南分京索河築隄。從汴河上用木槽架過。從西北水門入京城夾牆。遮擁入大內。灌後苑池浦。先是詔析金水河透槽。回水入汴。北引洛水入禁中。賜名天源河。然舟至卽啓槽。頻妨行舟。乃自城西超宇坊引洛由咸豐門立隄。凡三千三十步。水遂入禁而槽廢。

吳越忠懿王以天成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四鼓生。以端拱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四鼓薨。年政六十。是夕大流星墜于正殿之上。光燭滿庭。

羅昭諫投身武肅。特加殊遇。復命簡書辟之。曰：仲宣遠託婁荊州。都緣亂世。夫子辟爲魯司寇。只爲故鄉。以劉爲墓。避武肅嫌名也。

余邸寓于錢氏之舊鄉。蒼山碧樹。想見衣錦風煙。因念余昔家京邑。每過南宮城太學左方禮賢宅。未嘗不欽仰忠懿之賢。雖喬木垂楊。朱門雕砌。宛若猶在于時。子姓貧寒。至有衣食不周者。嘗讀兩朝供奉錄。四十二條錦綺一十六萬六千三百餘疋。然忠懿入貢。如赭黃犀、龍、鳳、龜、魚、仙人、鰲山、寶樹等通犀帶。凡七十餘條。皆希世之寶也。玉帶二十四。紫金獅子帶一。金九萬五千餘兩。銀一百一十萬二千餘兩。錦綺二十八萬餘疋。色絹七十九萬七十餘疋。金飾玳瑁器。一千五百餘事。水晶瑪瑙玉器。凡四千餘事。珊瑚十萬三尺五寸。金銀飾陶器。一千四萬餘事。金銀飾龍鳳船舫二百艘。銀粧器械七十萬事。白龍腦二百

餘斤。及歸國之初，舉朝文武閣寺，皆有餽遺。蓋有國已來，所積一空矣。

陳眉公訂正楓窗小牘卷之下

舊京工伎固多奇妙。卽烹煮檠案亦復擅名。如王樓梅花包子。曹婆肉餅。薛家羊飯。梅家鵝鴨。曹家從食。徐家瓠羹。鄭家油餅。王家乳酪。段家漁物。石逢巴子南食之類皆聲稱于時。若南遷湖上魚羹宋五嫂。羊肉李七兒。奶房王家血肚羹宋小巴之類皆當行不數者。宋五嫂余家蒼頭嫂也。每過湖上時進肆慰談亦它鄉寒故也。悲夫。

比部郎洪溝以王欽若賄賣任懿及第累謫儋州竟死海外忽有相識遇洪大庾嶺猶儀衛赫然若有官者相識謂是赦還與執手慶慰洪曰我往捕王欽若耳言訖不見其人愕然已而欽若病甚口呼洪卿寬我我以千金累卿然惠秦已橐百兩不難償卿九百也觀此則二百五十金之說猶當時鞠者嘿爲欽若滅貲也然溝冤極矣。

名畫李成以山水供奉禁中然以子姓饒費爲宮市珠玉大商不易爲人落筆惟性嗜香藥名酒人亦不知獨相國寺東宋藥家最與相善每往醉必累日不特楮素揮灑盈滿箱篋卽舖門兩壁亦爲淋漓潑染識者謂壁畫最入神妙惜在白堦上耳。

思陵神輿就祖道祭陳設窮極工巧百官奠哭紙錢差小官家不喜諫官以爲俗用紙錢乃釋氏使人以過度其親者恐非聖主所宜以奉賓天也今上抵于地曰邵堯夫何如人而祭先亦用紙錢豈生人處世

如汝能日不用一錢否乎。

岳少保既死獄。籍其家。僅金玉犀帶數條。及鎖鎧兜鍪。南蠻銅弩。鎗刀弓劍鞍轡。布綢三千餘疋。粟麥五千餘斛。錢十餘萬。書籍數千卷而已。視同時諸將。如某某輩。莫不寶玩滿堂。寢田園佔畿縣。享樂壽考。妻兒滿前。禍福頓懸。不意如此。天道亦自有不可知者。

本朝曆凡十變。在建隆則曰應天。在太平興國則曰乾元。在咸平則曰儀天。在天聖曰崇天。在治平曰明天。在熙寧曰奉天。在元祐曰觀天。在崇寧曰占天。未幾又改曰紀元。在紹興曰統元。

真宗時賈昌朝撰國朝時令。初景祐中丁度等承詔約唐時令爲國朝時令。以備宣讀。最後昌朝又參以蔡邕高誘李林甫諸家月令之說爲集。時劉安靖撰時鏡所書以四時分十二月。各繫其事。孫呂撰備用時令。見賈昌朝所奏時令。見夫紹興中雖訪得之。非復舊本。乃以景祐曆書者。日月之合疏列分度。併取一二名數。注字音于下。以備閱時之宜焉。

余少從家大夫觀金明池水戰。見船舫迴旋。戈甲照耀。爲之目動心駭。比見錢塘水軍。戈船飛虎。迎弄江濤。出沒聚散。歛忽如神。令人汗下。以爲金明池事。政如兒戲耳。至如韓蘄王因虜王天蕩。飛輪八欃。蹈軍繁回江而者。更不知何如也。

熙寧元年十月。詔頒河北諸軍教閱法。凡弓分三等。九斗爲第一。八斗爲第二。七斗爲第三。弩分三等。二石七斗爲第一。二石四斗爲第二。二石一斗爲第三。

余始寓京邸于紹興二年五月大火僅挈母妻出避湖上此時被燬者一萬三千餘家及家山中六年十二月京師復火更一萬餘家人皆以爲中興之始改元建炎致此然周顯德五年夏四月辛酉城南火作延于內城忠懿王避居都城驛詰旦且焚鎮國倉王泣禱而滅計一萬九千餘家但臨安撲救視汴都爲疎東京每坊三百步有軍巡鋪又于高處有望火樓上有人探望下屯軍百人及水桶洒筭鉤鋸斧杖梯索之類每遇生發撲救須臾便滅

高廟在建康有大赤鸚武自江北來集行在承塵上口呼萬歲宦者以手承之鼓翅而下足有小金牌有宣和二字因以索架置之稍不驚怪比上膳以行在草草無樂鸚鵡大呼卜尙樂起方響久之曰卜娘子不敬萬歲蓋道君時掌樂宮人以方響引樂者故猶以舊格相呼高廟爲龍膳泣下後此鳥持至臨安忽死高宗親爲文祭之云金鉅絳裳何意朱紫乘軒駞散纏羅鬪死不遠長江來自汴水匪飢則附曰忠自矢謝跡雲端投身禁裏每呼舊人以勵近侍禽言若斯鳥官誰似云胡委羽歸魂鶴尾借號有烏來朝無雉漸肯爲儀曆仍輝紀尙饗宸翰灑灑一時大手當爲置筆

真宗皇帝祀汾而還駕過伊闕親洒宸翰爲銘勒石文不加點羣臣皆呼萬歲其文曰夫結而爲山融而爲谷設險阻于地理資守距于國都足以表坤載之無疆示神州之大壯者也矧復洪源南導高岸中分夏禹濬川初通闕塞周成相宅肇建王城風雨所交形勢斯在靈葩珍木接畛而揚芬盤石檻泉奔流而激響寶塔千尺蒼崖萬尋祕等覺之真身刻大雄之尊像豈獨勝遊之是屬故亦景睨之潛符躬荐兩圭

祝汾陰而祈民福。言旋六轡。臨雒宅而觀土風。旣周覽于名區。乃刊文于眞□。銘曰：高闕巍峩。羣山迤邐。乃固王城。是通伊水。形勝居多。英靈萃止。螺髻偏摩。鴈塔高峙。奠玉河濱。回輿山趾。鳴蹕再臨。貞珉斯紀。國朝開獻書之路。祥符中獻書者十九人。賜出身。得書萬七百五十四卷。宣和五年。三館參校。榮州助教張頤所進書二百二十三卷。李東一百六十二卷。皆係闕逸。乞加褒賞。頤賜進士出身。東補迪功郎。七年取索到王闢、張宿等家藏書。以三館祕閣書目比對所無者。凡六百五十八部。二千四百一十七卷。闢補承務郎。宿補迪功郎。

余從祖姑增陳從易。得與太清樓校勘。天聖三年六月。陳以十代興亡論。妄加塗竄。同官皆降一職。

崇寧二年五月。祕閣書寫成二千八十二部。未寫者一千二百十三部。及闕卷二百八十九。立程限繕錄。政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戊戌。校書郎孫覲奏。四庫書尙循崇文舊目。頃訪求遺書總目之外。凡數百家。幾萬餘卷。請譏次增入總目。合爲一卷。詔覲等譏次。名曰祕書總目。及汴京不守。悉爲金虜奪去。車駕渡江。詔搜江、浙、閩、粵載籍。四庫至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較崇文舊目。多一萬三千八百十七卷。又忠陵以萬機之暇。御書六經論語史記列傳。刊石立於太學。典籍之盛。無愧先朝。第奇祕闕逸。較前少損。所增多近代編述耳。

余向從汴中得見錢武肅王鐵券。其文曰：維乾寧四年歲次丁巳八月甲辰朔四日丁未皇帝若曰咨爾鎮海鎮東等軍節度浙江東西等道觀察處置營田招討等使兼兩浙鹽鐵制置發運等使開府儀同三

司檢校太尉兼中書令持節潤越等州刺史。上柱國彭城郡王食邑五千戶。寔封一百戶錢鏐朕聞銘鄧隲之勳言垂漢典載孔悝之德事美魯經則知褒德策勳古今一致頃者董昌僭僞爲昏鏡水狂謀惡迹漸染齊人爾能披攘兇渠盪定江表忠以衛社稷惠以福生靈其機也氣祲清其化也疲羸泰拯永粵于塗炭之上師無私焉保餘杭于金湯之固政有經矣志獎王室績冠侯藩溢于旂常流在丹素雖鍾繇刊五熟之篆寶憲勒燕然之山未足顯功抑有異數是用錫其金板申以誓詞長河有似帶之期泰華有如拳之日惟我念功之旨永將延祚子孫使卿長襲寵榮克保富貴卿恕九死子孫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責承我信誓往惟欽哉宜付史館頒示天下賚券中使則焦楚錦也。

歐陽文忠公樊侯廟災記真稿舊存余家其中改竄數處如立軍功三字稿但曰起家平生曰生平振目曰瞋目勇力曰威武雄武曰英勇生能萬人敵死不能庇一躬曰生能鬻喑啞叱咤之主死不能保束草附土之形有司曰殘暴後喑嗚叱咤四字無第曰使風馳電擊憑此咆哮凡定二十三字書亦遒勁時余家從祖倅鄭故得其稿今竟失去不得與蘇公手書並存惜哉

紹興九年十月二十一日詔皇太后宮殿名慈寧三十日畢功羣臣上表云臣等言德之大者必盡萬物之報以稱其禮孝之至者必得四表之心以寧其親天祚文武之隆世基任姒之德仰模太紫前考異宮宜昭揭于鴻名以答揚于流澤臣中賀竊以來朝置衛遠存長樂之鴻名中禁承顏近著寶慈之茂實皆以體王居于宸極據寶執于坤靈廣一人欽愛之風極萬世尊崇之奉載新令典允屬聖時伏惟皇帝達

孝通于神明要道形于德教紹復大業對越祖宗在天之靈抑畏小心躬蹈帝王高世之行人與能而樂戴天復命以中興上推履武之祥丕啓生商之慶方且致天下之養用寅奉于母儀成路寢之威示日嚴于子道臣等率籲衆志懇款一詞发藉合于前章極崇施于顯號叶情文而並舉煥典冊以增華輦道中通朝夕燕兩宮之奉珮環入覲時節奉萬年之觴示垂裕于無疆益儲休於有美伏請建皇太后宮殿以慈寧爲名時顯仁太后尙羈虜庭讀此真堪爲高廟泣下也。

雞冠花汴中謂之洗手花中元節則兒童唱賣以供祖先今來山中此花滿庭有高及丈餘者每遙念墳墓涕淚潛然乃知杜少陵感時花溅淚非虛語也。

頃從臨安得見石晉授文穆王玉冊文曰惟天福八年歲次癸卯十月丙午朔六日辛亥皇帝若曰在天成象拱辰分將相之星惟帝念功啓土列侯王之國朕所以法昊穹而光宅稽典禮以疏封而況世著大勳時推令器探寶符而嗣位仗金鉞以宣威羽翼大朝藩籬東夏宜列諸侯之上特隆一字之封簡自朕心叶于輿論咨爾保邦宣化忠正翊戴功臣起復鎮國大將軍右金吾衛上將軍員外置同正員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杭州越州大都督充鎮海鎮東等軍節度浙江東西等道管內觀察處置兼兩浙鹽鐵制置發運營田等使上柱國吳越國王食邑一萬七千戶寔封四千戶錢佐爲時之瑞命世而生負經文緯武之才蘊開物成務之志英華發外精義入神亞夫繼社稷之勳顧榮擅東南之美眷言祖考志奉國朝清吳越之土疆執桓文之弓矢天資厥德代有其人荷基構以克家事梯航而述職殊庸斯在信史有光是

舉彝章爰行盛典土茅符節方推翼世之資黻冕輶車更重榮勳之禮斯爲異數尤屬真王今遣光祿大夫檢校司徒行太子賓客上柱國太原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王琰使副正議大夫行尚書吏部郎中柱國賜紫金魚袋趙熙等持節備禮冊爾爲吳越國王於戲周寵元臣四履錫命漢封異姓八國始王指河岳以晉功俾子孫而襲爵爾纂服舊業朕考前文勿忘必復之言更廣無窮之祚懋昭前烈爾惟欽哉余家藏春秋繁露中缺兩紙比從藏書家借對缺紙皆然卽館閣訂本亦復爾爾不知當時校勘受賞銀絹者得無媿乎後從相國寺資聖門買得抄本兩紙俱全此時歡喜如得重寶架棗似爲生氣及離亂南來缺本且不可得矣

東坡歐公集序云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媿于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納諫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劉隋司馬溫公文集序云是文也君天下者得之足以鑒與衰通治體公卿大夫得之足以爲忠嘉盡臣節士庶人得之足以檢身厲行爲君子之歸以至山顚水涯幽人放客得之則浩歌流詠斟酌厭飫隨取隨足兩公之文真不媿蘇劉序言也

國朝自建隆至靖康自建炎至乾道大赦凡一百二十有三恩治率土可謂至矣嘗讀神宗卽位大赦詔曰夫赦令國之大恩所以蕩滌瑕穢納于自新之地是以聖王重焉中外臣僚多以赦前事據摭吏民興起訟獄苟有詐誤咸不自安甚非持心近厚之誼使吾號令不信于天下其曰詔內外言事按察司毋得

依前舉劾。且按取旨。否則科違制之罪。知諫院司馬光上言。切惟御史之職。本以繩按百辟。糾擿姦邪之狀。固非一日所爲。國家素尚寬仁。數下赦令。或一歲之間。至于再三。若赦前之事。皆不得言。則其可言者無幾矣。萬一有姦邪之臣。朝廷不知。誤加進用。御史欲言。則違今日之詔。若其不言。則陛下何從知之。臣恐因此言者。得以籍口偷安。姦邪得以放心不懼。此乃人臣之至幸。非國家之長利也。請追改前詔。刊去言事兩字。帝命光送詔于中書。

周顯德中。嘗詔王朴考正雅樂。朴以爲十二律管互吹。難得其真。乃依京房爲律準。以九尺之弦十三。依管長斷分寸。設柱用七聲爲均。樂乃和。至景祐元年九月。帝御觀文殿。詔取王朴律準觀視。御筆篆寫律準字於其底。復付太常祕藏本寺。模勒刻石于廳事博士直史館宋祁爲之贊。其詞曰。有周有臣。嗣古成器。絃寫琯音。柱分律位。俾授攸司。謹傳來世。上聖稽古。規庭闈視。嘉御正聲。親銘寶字。奎鈞奮芒。河龍獻勢。樂府增榮。乾華府貲。用協咸韶。永和天地。

元祐六年七月朔。皇帝旣視文德朝。翰林學士拜疏於庭曰。陛下卽位。尊有德。親有道。詔舉賢良方正。經明行修。藝文之士。欲以幸教天下。甚惠夫太學者。教化之原也。且先皇帝初斥三學舍。增弟子至三千員。惟聖上幸照臨其宮。上以問丞相。丞相曰。學士議是。今歲屢豐。賀海內誠無事。而陛下聰明仁孝。好學出天性。不因是以風動四方。則事尙何可爲者。況祖宗之舊章。皆在可考。請下有司。討論以進。制曰。可以歲十月庚午。駕自景靈宮移伏謁孔子祠。入門降輦。步就小次。由東階以升。奠爵再拜。禮官告禮成。然後退。

幸太學詔博士皆升堂坐諸生兩廡下乃命國子祭酒講書之無逸終篇因而幸武成王廟而過左丞相實從於是率諸公賦詩以形容之在位者皆屬和十二月詩至太學祭酒司業全其僚屬以謀之曰此太平希闢盛事也太學何敢私有必刻金石以傳之天下爲稱且屬格非序其本末格非竊惟成周之隆其人君起居動作之美載于詩聲于樂者多出于左右輔弼之臣而王之德意志虛至設官而傳道之不爲區區也今丞相諸公賦詩與雅頌之作無異祭酒欲傳之天下與道王之德意無異宜刻石不疑元祐七年正月丁酉謹序此李公格非筆也諸公詩皆七言以章庠行王堂爲韻賦詩諸公爲呂公大防蘇公頌韓公忠彥蘇公轍馮公京王公巖叟范公百祿梁公叢劉公奉世顧公臨李公之純孫公升馬公默范公純禮王公欽臣孔公武仲陳公軒吳公安持豐公稷趙公挺之李公師德李公階王公誼許公彥孫公諤蔡公肇周公知默傅公楫宋公彬周宋公商吳公師仁張公敦義劉公符陳公祥通鄧公忠臣李公格非凡三十六人

東坡謂食河鈆值得一死余過平江姻家張諫院言南來無它快事祇學得手煮河鈆耳須臾烹煮對余方且共食忽有客見顧俱起延款爲猫翻盆犬復佐食頃之猫犬皆死幸矣哉奪兩人于猫犬之口也乃汴中食店以假河鈆餉人以今念之亦足半死

余家所藏燕丹子一序甚奇附載于此目無秦技無人然後可學燕丹子有言不信有劍不神不可不讀燕丹子從太虛置恩怨以名教衡意氣便可焚却燕丹子此荆軻事也有燕丹而後有荆軻也秦威太赫

燕怨太激威怨相軋所爲白虹貫日和歌變徵我固知其事之不成倚柱一笑所謂報太子而成其爲荆卿者乎余本孱夫不能學亦不須讀第不忍付之宵燭而錄之以副子家卷軸惜無作者姓名耳

靖康已前汴中家戶門神多番樣戴虎頭盃而王公之門至以渾金飾之識者謂虎頭男子是虜字金飾更是金虜在門也不三數年而家戶被虜王公被其酷尤甚

政和四年汝蔡有司上言連山巖石往往採擊多變瑪瑙地不愛寶聖瑞非常乞下詔封禁以供御用時遣中使出採粗者以供屏牖粧嵌而晶瑩成形巧絕天工者蓋充滿內府矣然此亦靖康預徵也山者以譬國家磐石之安變爲瑪瑙者馬爲南方火宿國家以火德應之瑙者惱也變磐石之安爲火德憂惱也宣和三年二月新鄭門官夫淘溝從助產朱婆婆牆外溝底得一銅器如壺兩旁有環腹上有線其色翡翠間之以綠其文曰綏和元年供三昌爲湯宜造三十鍊銅黃塗壺容二斗重十二斤八兩塗工乳護級掾臨主守右丞同守令寶省第重六斤耳漢權雖減不宜如許權知開封府王革上之內府

花石綱百卉臻集廣中美人蕉大都不能過霜節惟鄭皇后宅中鮮茂倍常盆盎溢坐不獨過冬更能作花此亦后隨北駕美人憔悴之應也

先正有洛陽名園記汴中園囿亦以名勝當時聊記於此州南則玉津園西去一丈佛園子王太尉園景初園陳州門外園館最多著稱者奉靈園靈嬉園州東宋門外麥家園虹橋王家園州北李駢馬園西鄭門外下松園王太宰園蔡太師園西水門外養種園州西北有庶人園城內有芳林園同樂園馬季良園

其它不以名著約百十不能悉記也。

王荊公字說序云文者奇耦剛柔雜比以相承如天地之文故謂之文字者始於一二而生於無窮如母之字子故謂之字其聲之抑揚開塞合散出入其形之衡從曲直邪正上下內外左右皆有義皆出於自然非人私知所能爲也其言甚佳奈字說多出私智何耳

程泰之演繁露云唐人婚禮多用百子帳特貴其名與婚宜而其制度則非有子孫衆多之義蓋其制本出戎虜特穹廬拂廬之具體而微者耳棬柳爲圈以相連鎖百張百闔爲其圈之多也故以百子名之亦非其有百圈也其弛張既成大抵如今尖頂圓亭子而用青氈通冒四隅上下便于移置耳若今禁中大婚百子帳則以錦繡織成百小兒嬉戲狀非若程說矣

太宗興國五年涇州言定縣婦人怒夫前妻之子婦斷其喉而殺之下詔曰刑憲之設蓋厚于人倫孝慈所生實由乎天性矧乃嫡繼之際固有愛憎之殊法貴原心理難共貫自今繼母殺傷夫前妻之子及姑殺婦者並以凡人論慶曆間寧州童子年九歲毆殺人當棄市帝以童孺爭鬪無殺心止命罰金入死者家開封民聚童子教之有因夏楚死者爲其父母所訟府上具獄當抵死宰相以爲可矜帝曰情雖可矜法亦難屈命杖脊赦之九重之上乃能究極民情如此

臨安有諺語凡見人不下禮呼曰強圓練余不知其所自來後得之長老云錢氏有國時攻常州執其圓練使趙仁澤以歸見王不拜王怒命以刀抉其口至耳丞相元德昭救解云此強圓練宥之足以勸忠也

遂以藥附創送歸於唐故至今以爲美談。

皇朝玉牒昉于至道所載自太祖太宗秦王以下子孫凡六百六人公主附之書以銷金花白羅紙黃金軸銷金紅羅標帶複墨漆飾金匣紅綿裹金鎖鑰宗室始本支次女氏次始生次宗婦次宗女次宮院次官爵次壽考次賜賚然秦王以下太祖本支第云同姓惟太宗已來稱宗室云

慶元四年九月朔太史言月食于夜而草澤言食在晝驗視如草澤言嘉泰二年日食五月朔太史以爲午正草澤趙大猷言午初三刻食三分詔著作張嗣古監視渾儀祕丞朱欽則等覆驗卒如大猷所言史官乃抵罪蓋自渡江後曆差多矣

范文正之同寅而失權于韓魏公程伊川之儒正而見誚于蘇子瞻丁謂之小人而始薦于王元之蔡京之姦邪而見取于司馬溫公李丞相之拮据于建炎而有不展之譏韓蘄王之威宣于金虜而有畏懦之議皆不知其然而然者也

乾德四年三月遣僧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訪經西域興周五年北天竺僧天息災與施護各持梵筭來獻及中天竺僧法天有意翻譯乃詔內侍鄭守鈞于太平興國寺大殿西度地作譯經院中設譯經堂其東序爲潤文堂西序爲正義堂七年六月院成召息災等三人入院以所賚梵本各譯一經命光祿卿湯悅兵部郎張洎潤色法進等筆受綴文慧達等證義七月十二日息災等各上新譯經二卷詔鏤版入藏自是取禁中梵筭藏錄半載者譯之每誕聖節五月一日卽獻新經八年改譯經院爲傳法院又置印經

院十月甲申出新譯經五卷示宰相天禧五年十一月丁丑以宰臣丁謂王欽若爲譯經使四年十二月丙子夏竦上譯經音義七十卷景祐二年九月法護惟淨以華梵對參爲天竺字源七卷

冊府元龜凡一千卷三十一部千一百四門門有小序譏自李維等六人而竄定于楊億其書止採六經諸史國語國策管安孟晏淮南呂覽韓詩外傳及修文御覽藝文類聚初學等書卽如西京雜記明皇雜錄等皆擅不採其編修官供帳飲饌皆異常等王欽若以魏書宋書有索虜島夷之號欲改去王文正公謂舊文不可改又如杜預以長歷推甲子多誤皆以誤注其下而不改帝下手詔凡悖逆之事不足爲訓者刪去之復親覽摘其舛誤多出手書詰問或召對指示商略凡八年而成然開卷皆常目所見無罕覩異聞不爲藝術所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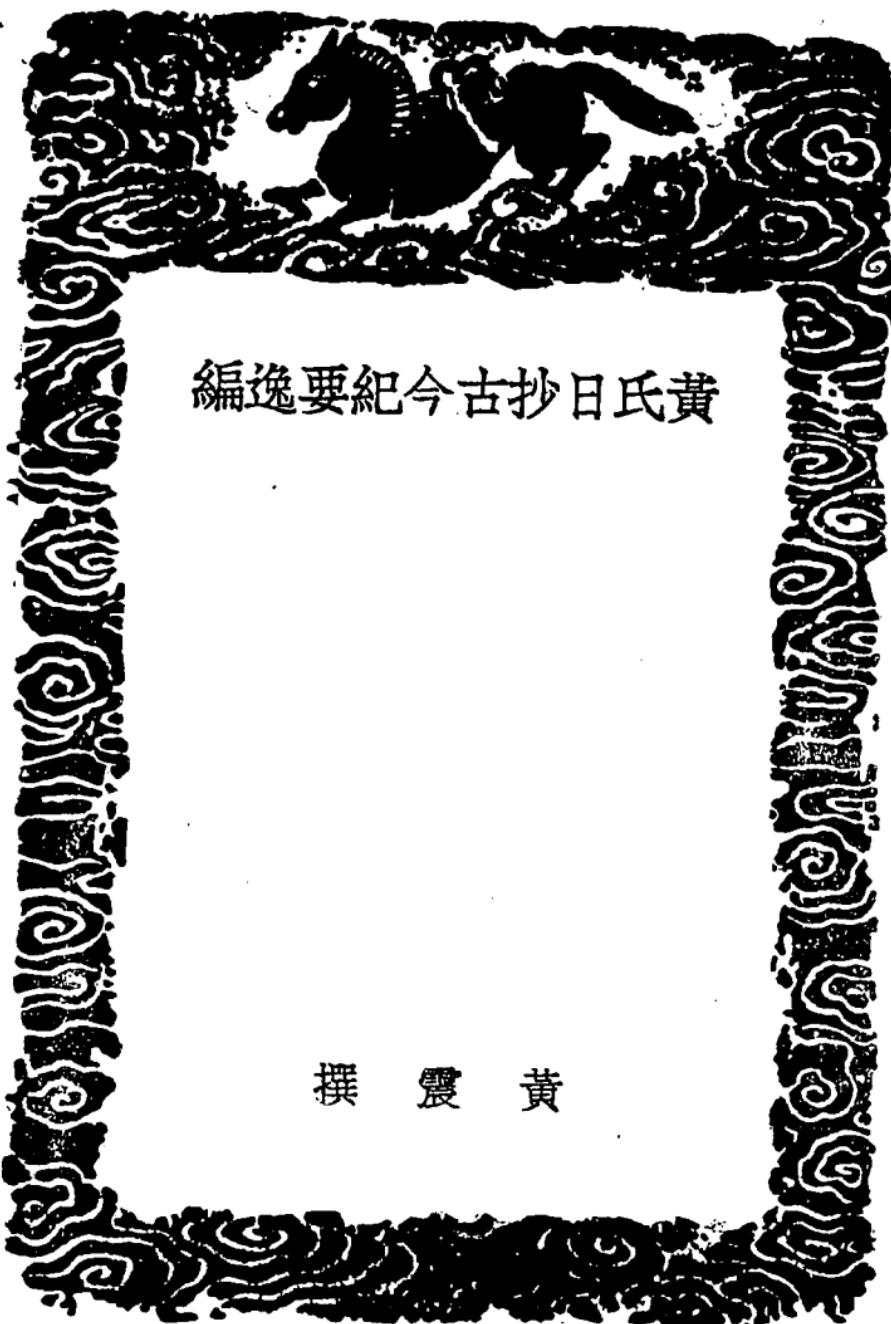
張佛子名慶京師人也以淳化元年生生三歲而父母俱亡亦無伯仲昆季遂養于外戚趙氏治長因襲姓趙亦未知自明趙氏之鄰有郭榮者世爲右軍巡院吏趙氏囚以慶屬焉郭氏告老慶遂補郭氏之闕寶祥符三年也慶之司獄常以矜慎自持好潔獄囚必親沐之署月尤數每戒其徒曰人之麗于法豈得已哉我輩以司獄爲職若不知恤則罪者何所赴愬耶飲食湯藥臥具必加精潔常爲其徒悔之曰若區區爲此乃欲要福乎慶亦莫之顧也好看法華經每有重囚就戮則爲之齋素誦佛一月乃止囚有無辜者欲私釋也取具去乃祝之曰若無舉我願以具贖若也坐罪後遇囚得報必自免其囚獄有訛鞠者慶以至誤于晝條令美言以喻之也不訊考而疑獄常決獄官往往屬意焉後慶年八十有二無病而卒其

子亨官三班借職。亨六子洪、左藏庫副使、鑄、鑄、鐸。元豐五年，同登黃裳榜，鎬銳並顯。薦聞封，陰德有後，乃如此。

轉運使盧之翰爲李繼隆誣奏，轉運乏糧。太宗怒，召中使取之。翰等三人首時丞相呂端不敢言。樞密副使錢若水犯顏力諍之，翰等得免。黜爲行軍副使。後之翰于都堂見錢長揖不謝。呂丞相在坐，謂盧曰：「君言樞相更生耶？」盧大言曰：「錢公此舉，使明主不拒諫，大臣敢直言，律法無枉濫。所當謝者，在彼不在翰也。」呂爲慚然。

太玄極爲本朝儒舊詆議。然司馬溫公法之以著潛虛，邵康節每謂揚雄太玄不獨知曆法，且知曆理。有仇生者，少與富鄭公善。後以失權去，游于韓公之門。未幾，韓富不協，遷怒仇，謂背有所短也。及魏公卒，富公至不往弔。且欲甘心于仇，或謂仇須面詣謝。仇曰：「刺骨之恨，豈送面可消？但富公正人，韓公君子，短正人于君子之前，能不入于妬婦之條乎？」富公聞之，于是釋然。所謂難以情求，可以理諭也。第不弔韓公，至竟爲富公身後名累。

余嘗見太子玉冊用珉玉簡六十枚，前後四枚刻龍填金，貫以金絲，藉以錦緝，盛以漆匣，裝以金華飾以螭首，今請用珉簡七十五枚。



編逸要紀今古抄日氏黃

撰 震 黃

本館據知不足齋
叢書本排印初編
各叢書僅有此本

序

南宋黃文潔先生所傳古今紀要。自三皇迄宋上下數千餘年。文約而義備。其間天運否泰人事得失。生民治亂。歷祚興廢之數。概可覩矣。迺撰次止及神宗。而徽欽以後皆闕焉。豈所謂定哀之閒。微其詞耶。攷先生當度宗朝。以史館檢閱入對。目擊國家禍亂之兆。危在旦夕。而痛哭直陳。不避譴謫。蓋居其官則盡其職道。固如此。則徽欽以後之無傳。自不同定哀之例。其爲簡帙之散亡無疑也。吾友同亮篤志好學。積有歲年。博通經史。于子集諸書。靡不究極。凡遇奇字疑義。必手自搜討註釋。而後已。或得古人斷簡殘編。亦必珍而藏之。以備訂補。因出其先太僕公所抄理度兩朝紀要。得之滎陽鄭氏者。授之梓人。而是編之散者。以收斷者。以續俾學者習其書而信其傳。抑可謂文潔之功臣矣。顧哲宗以後。理度以前。尚有徽欽高孝光寧。未備同亮心用爲休。凡物必聚于所好。以同亮之篤志好學。如是。吾知是編之散亡者。必將盡出。以續成東發之完書。而大慰同亮之積願。如豐城之劍。終必復合。余雖老而秉燭。且樂從同亮之後。爲之鼓舞而稱快焉矣。年家眷同學弟左臣黃頓首拜識。

序

宋黃東發古今紀要第二十卷。明四明陳燮五太僕得之其鄉鄭千之所輯四明文獻。太僕子同亮謀鏤板以廣其傳。此卷自前代葉文莊邵宏齋皆云未見。蓋逸編也。歷四百餘年而後出人間。學者寶之。如天珠琬琰。吁其難也。在昔先民之著述備矣。陵公燮遷蕩爲煨燼。而此獨從荒林破塚。蛛絲煤尾閒。拂拭出之。蓋所紀國運汎隆。人材臧否。抉發幽潛。破除回遹。可以興起百世。炯戒千秋。精神所注。不容遏抑。然非世之鴻生魁士。以網羅放失爲己任。安見其故漫漶磨滅也。使當日早有篤學好古。如三君子者。到此書不待久而後出。然正惟其收之放失之餘也。故愈可矜。若徵欽高孝光寧六朝揆之以理。必不中闕。今尙未爲全書。然越數百年而有三君子矣。安知自此數百年中。不又有篤學好古。如三君子者。舉其廢墜也耶。故鋟其已得者。附諸黃氏日抄。而缺者姑以俟異日。丁丑十月客延平獲與同亮先生友先生出此卷見示。因略敍簡端如右。東吳同學弟趙俞書於吸江樓。

黃氏日抄古今紀要逸編

宋慈溪黃震東發撰

本朝

理宗初卽位仍委舊輔史彌遠。淵默十年無爲。彌遠薨。端平元年甲午始親政。相鄭清之。收召一時知名士布之朝。號稱更化。然斥逐彌遠黨人雖盡。清之開邊誤國。中外反益大耗。明年遂並相喬行簡。尋又相崔與之不至。又明年因宗祀大雷電上乃逐清之。獨相行簡。行簡得政。分邊防委李鳴復。分財用委余天錫。人猶惑焉。嘉熙三年行簡請老。優以平章重事。而相李宗勉。宗勉清儉有時名。中外方賀得人。未幾不幸以疾薨。越明年歲在庚子。召都督史嵩之入相。嵩之尙權術。用濮斗南。劉晉之。而尤忌杜範。之賢。淳祐四年甲辰。丁父憂。置急遞。移朝事決之家。而留范鍾爲相。塞賢路。以謀起復。徐元杰在經筵。首沮其議。上素注意杜範。每比之司馬公。至是乃親擢範爲相。傾心委任之。時範已病。亦力疾思報。條革時弊。善類相慶。都人驩呼載道。天下方欣欣望太平。會範疾甚。爲相纔八十日薨。游酢以謹愿繼之爲相。嘗置國用房。謀檢計財用出入。不果成。嘗相趙葵。不拜。侶罷而清之再相。自丁未迄辛亥五年間。奄宦董宋臣之爭。以譖貨蠱探所誤。又不止國事矣。至謝方叔。吳潛。董槐。程元鳳。相繼爲相。皆無能救其弊。方方叔子弟招權誤用。余晦帥蜀殺王惟忠。無罪公論尤少。之潛雖素有才望。不喜任術。上不甚親信。惟槐清勤有守。元鳳有度量。而太樸茂引丁大全同列。爲大全孩侮而奪之位。斥辱士大夫聚。

羣小掊斂苛急如沸。又佯狂衣冠舉動皆怪。遇事率諸譴天下目爲丁風。卒致己未秋金兵偷渡。幾危社稷。以貶死吳潛再相。金已渡江上與共艱難拯憂危而所用無一善類事定。賈似道由督視入相。怨潛嘗欲置諸危地。潛亦以貶死。然天下冤之。似道既殺潛威福益張。自是專國柄歷三朝稱元老。自拜平章而輪宰相爲之掌印。聚流俗工爲四六者日夜歌功頌德比之周公以至亡身危國而不知則又理宗後事矣。

○賈似道始生之日錢唐宋郭應酉以詞賀之序語云峻極于天誕彌厥月綵衣廊廟昔無一品之曾參袞繡山林今有半閑之姬旦蓋賈有所生母朝命封兩國賜號壽賢而築新亭于葛嶺私第扁曰半閑故也其結聯云日長門館坐對南北峰之高時游廟堂盡付東西廳之閒賈甚稱賞遂除官告院旣而語客曰此詞固佳安得有著綵衣周公乎識者謂晉楚之富不可及也曾子猶曰我以吾仁我以吾義是豈較一品者周公思兼三王坐以待旦又豈志半閑者哉東西廳見韓魏公傳若南北峰殆俗語耳豈一時偶阿其所好耶詞云捷書連晝甘灑通宵新來喜沁堯眉許大擔當人閒佛力須彌年年八月八日長記他三月三時平生事想天和天語不遣人知一片閑心鵠外被乾坤繫定三月三蓋頌庚申歲草坪之捷歸舟乃舫齋名也。

理宗隆準龍顏性天明達表章正學排黜異端肆筆成章皆該至理三代以還帝王講學者皆所不如杜

範清苦忠愛一念致君爲上所傾信亦近代君臣遇合之所未有而天不憖遺寂無他倚以致國家卒罹懲人之禍尙忍言之痛不言忍而言之其致變之略有三宰相也臺諫也邊閫也宰相職在進賢退不肖以佐天子而宰相非人至以公朝之官爵爲私門之商貨使請價而得布滿中外者皆次第取貨之小人致變一也臺諫職在爲天子耳目以彈劾宰相之非才而臺諫非人至以公朝之執法爲私門之吠犬使天子不得有爲而一惟宰相之私致變二也邊閫職在與天子分閫而治死守封疆以長保塞上之安而邊閫非人至以三軍死生國家安危所寄之地爲承受中朝權貴應副人情私囑之奴僕使邊防蕩然敵至如入無人之境致變三也三者致變而狄之變始烈國家仁厚社稷靈長已三與狄爲鄰契丹先嘗寇我先滅女真繼嘗寇我又滅迨今韃靼始毒我尤甚初韃靼與女真同種皆靺鞨之後其居混同江之上者曰女真其居陰山之北者曰韃靼韃靼之近漢尙能火食者曰熟韃靼其遠于漢惟事射獵以爲食逐水草以爲居視草青爲一歲者曰生韃靼生韃靼有二曰黑曰白而今盛者曰黑韃靼黑白初皆事女真黑韃靼至忒沒真叛之自稱成吉思皇帝又有蒙古國者在女真東北金亮時與韃靼並爲邊患至我嘉定四年韃靼始併其名號稱大蒙古國韃靼于是始大而忒沒真爲韃靼始興之主嘉定五年十一月忒沒真留大會撒曷國女真于燕京而身督三道兵分取河東河北山東三路九十餘郡數千里生靈爲其殺戮殆盡惟有大名真定青鄆海順通州堅守未破六年二月金兵回至燕京乏糧餓死亦十三四女真事之以少女乞和韃靼退百十餘里至居庸關凡所掠三路少

壯男女數十萬盡殺之而去是年五月女真避之假息我舊京開封七年七月夏人遣使求我夾攻蜀帥董居誼不之報十月女真來督歲幣十一月遣荅子述與和侍郎劉彊以下與太學諸生皆爭稱不可真德秀言勢可以報而反助之皆不聽八年韓靼再南下破燕京破潼關山東羣盜爲亂女真地勢益蹙始謀窺我江淮十年四月寇京西十二月寇四川十一年李全雖因亂以山東歸我十三年夏人再謀夾攻皆敗自是無歲不入寇西陷鳳州及興元中陷蘄黃東亦圍及滁濠李全尋亦反噬辛卯歲春雖幸其自斃鄭損是歲方且棄蜀三關國勢日益岌岌柄國者惟務掩覆支持外恃鎮靜韓靼追逐女真至蔡州遣使邀我夾攻會舊相薨新相鄭清之銳意乘機遣邊帥孟珙共滅之韓靼歸我俘獲使薦太廟以雪前恥夫以我之積弱如此韓靼之方強如彼我因人之力如此韓靼稱功于我如彼使善與交尙虞後艱清之反背約乘虛欲襲取其無人之地以誇恢復遂至趙范趙葵全子才三帥凡三十萬盡殲江南百餘年兵糧積聚輦載之北盡空京襄四川沿邊百郡盡失此于致變之餘又致寇一也時元主兀窟鰯卽忒沒眞弟斡噴之子代立斡喷于是再傳矣去之三十五年丁大全以狂怪當國取貨袁玠使守九江玠取貨百姓以償帥債漁舟不勝其毒一旦導北舟南來致寇二也時元主蒙哥又兀窟鰯弟駝樂之子斡韌于是三傳矣初元舟之偷渡也賈似道正董師江上事急嘗約元和已而會曹世雄斷彼浮橋蒙哥敗于合州憤死軍中寇鄂渚忽必烈急歸謀立解圍去似道因自詭有再造之大功掩覆約和之事不復言元遣使郝經來求如約似道幽之真州十四年不報元遂得歸曲于我致

寇三也。時元主忽必烈者。兀窟鰡之弟。闖出之子。于蒙哥爲從兄。始效女真立年號。置官稱。韃靼于是四傳矣。致變三。致寇三。而又值韃靼之方張如此。國欲安得乎。理宗在位四十一年。嘗得皇子早薨。育潛邸母弟之子爲子。是爲度宗。

相丞

杜範 台州黃巖人。端平更化初。入朝首言。不惟未覩更新之效。或者方有浸不如舊之憂。其弊皆原于私之一字。而今吾君吾相。皆未免于私。上除公監察御史。劾江州守臣何炳。丞相私親也。疏匿不行。公言一守臣之未罷。其事小。臺諫之言不行。其事大。沮臺諫之言猶可。匿陛下之旨不行。豈勵精親政之時。所宜有哉。丞相鄭清之大怒。奏公粉飾擠陷。公言丞相之與臺諫官有尊卑。事關一體。大臣欲扶持紀綱。故必崇獎臺諫。聞有因言而待罪。未聞有諱言而含怒。呂夷簡有社稷之功。而歐陽修論之。文彥博負天下之望。而唐介劾之。況于夷簡彥博。未能萬一。乃屢牘譏讒。欲與臺諫爭勝負。因率合臺論其事。併論制閫詐謀。罔上清之愈忌之。奪公言職。除太常寺少卿。公五乞歸。上皆不許。復除公殿中丞侍御史。時襄蜀俱壞。江陵孤危。兩淮震恐。遂極論清之挑橫強敵。幾危宗社。及論其子弟招權納賄。貪冒無厭。盜用朝廷錢帛易貨外國。具有實狀。蜀帥趙彥呐。喪師害國。僉審樞密院李鳴復。交財訖奸事未行。合臺與太學生交攻之。鳴復猶惓惓不肖去。公謂閣門使于班行手扞之。始出。公亦坐是再奪言職。除起居郎。公扁舟徑歸。尋差知寧國府。救荒嘉熙四年。趣入朝。復言端平更化相位非人。無能改于其舊。而旁蹊邪徑。捷出爭馳。敗壞汗穢。殆又甚焉。併陳當時宰執與凡內

而百執事外而邊帥守臣偷惰苟安徇私忘公之弊忠憤感發聞者歎竦自是遇事無不極言淳祐二年除同知樞密院事先是當國者專權同列但押敕尾公旣入都堂凡行事有得失除授有是非悉抗言無隱時相史嵩之雖外示涵容內甚忌之劉漢弼入臺劾右正言葉蕡蕡亦繼劾漢弼旣俱罷獨蕡寵閑職公言蕡先被劾已爲罪人尙處臺諫之權以爲報復之地其罪尤重而反寵之退復嵩之曰漢斗南劉晉之小人無忌憚者丞相何不去之乃復畱要地耶嵩之滋不悅俄除晉之諫議大夫四年正月除公知樞密院事亦除李鳴復參知政事使公差同列而自去公卽日竟出關上輒遣中使召回且敕諸城門不得出公會太學諸生伏闕留公而斥鳴復且併及嵩之嵩之乃急遣其客劉機密約晉之輩併論公與鳴復公始得遂其行會嵩之遭喪謀起復不果拜公右丞相中外驩呼相慶上親書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賜之公上五事一曰正治本謂行旨當嘗出于中書二曰肅宮闈謂宮府當同出于一體三曰擇人材謂當隨才授任久于其職毋徒守遷轉之常格四曰惜名器謂如文臣貼職武官閣衛不當爲徇私市恩之地五曰節財用謂近自上始而考封椿國用之出入求鹽筴楮幣之更變且乞早定太子凡內降盡封還堂闕盡撥還吏部上求治益急命宰執各條政事公條上十二事皆當世要務孟珙久擁兵上流人疑其難制公戒以同心徇國毋以術相籠駕珙感謝願效死不辭元兵大入五河絕中流置營柵且以重兵綴合肥冀必取壽春公命維揚鄂渚東西策應元卒敗去計功行賞無不曲當軍士悅服公孜孜體國雖疚疾不廢機務爲相繼

八十日薨。年六十四。上震悼。御札賜謚清獻。公有令質。以聖賢格言爲實踐躬行。有田僅二頃。平生不增尺寸。室廬僅庇風雨。自公未貴人已比之。司馬公上亦嘗以司馬公目之。其後清修苦節。身若不勝衣。至臨大節。資育不能奪。天下候其出處。爲休戚。得政未及盡設施。遽薨。背識與不識。皆相弔失聲。輶車所過。聚祭巷哭。其迹往往類司馬公時。司馬公承新法蠱民之弊。可決裂變之一。一旦公乘權臣蠱壞風俗之弊。非一旦可變。此其效爲不同。然司馬公受知宣仁。公受知理皇。皆所謂千載一時。乃皆天奪之遠。志士仁人。所爲掩卷於邑。而不能已已者也。前乎公爲相者。李宗勉以清儉名。後乎公爲相者。游酢、董槐、程元鳳。皆世稱善類。其可相而堅不可相者。是曰崔與之。

崔與之。廣州人。寧廟朝詳刑廣西。除害雪冤。不勝紀述。帥淮東。首急邊防。浚濱廣十二丈。深二丈。西城濠勢低。疏塘水爲限。砌月河釣橋。因滁陽山林。創五寨。結忠義。分維揚。兵同習馬射。又欲募民爲萬馬社。時相不果。行李全來歸。公謂必有後憂。劉璋潛以密劄。取泗州。大敗致寇。而欲和議。公謂不可。行時相皆不果從。以召還。會蜀亂。復帥成都。尋令護西蜀。先是將帥以不協敗。公至。勵以大義。將帥協和。而軍政始立。先是安內納韁夏。合從之請。會攻秦。鞏韁夏。爽約不至。而我師敗。公至。諭以通使。當專介持書。不可輕兵徑入。而韁夏。始不敢私有請。先是邊民歸附者。疑不敢納。公至。鏤板邊關。開諭招納。金自是上下相疑。以至于亡。他如增馬價。而馬政始舉。飭關隘。而邊防始密。初至庫錢數僅踰萬。後至千餘萬。蜀知名士無不薦。汚帥趙彥呐。時最有名。公獨察其必誤事。囑時相勿用。之後

彥呐竟亡蜀。終公在蜀，金不敢犯。後公以疾告歸。朝廷以鄭損代公。金譏知之。卽大入。公再爲一臨邊。金退。乃還。除禮部尙書。不拜。便道徑歸廣州。

理宗卽位。除帥長沙。辭。帥江南。辭。除吏部尙書。至親洒宸翰以趣之。皆力辭。金亡。朝廷議取三京。公聞之頓足浩歎。繼而予祠亦辭。廣州軍亂。就除廣州。旣拜命。盜甫平。卽解印辭拜。參知政事。拜右丞相。皆終辭。至十有三疏。嘉熙三年。乃得致仕。其家居祠廩月財量受數十千。自嘗領鄉郡。絕不復受。凡俸餘。皆以均親黨。致仕之歲。十月一日薨。遺戒不得作佛事。得壽八十有二。公之不作相。天下至今高之。公豈以不作相爲高者哉。天下安危繫于邊閫。或乃視爲貨賂交私之地。公帥淮帥蜀。嘗獨盡心焉。而不得行。天下事已可知矣。及金滅。韃興。正國家當憂危之日。反挑強敵。以開厲階。天下事又可知矣。尙何相爲。故傑然之材。惻然之心。超然之見。近世惟公一人而已。公豈得已而辭者哉。然則天下素所望其爲相者。眞德秀言論丰采。文行聲績。獨重嘉定寶紹間。僉謂用則卽日可太平。端平親政。趣召至朝。正當時道升降安危之機略。無一語及之。乃阿時相鄭清之。飾其輕舉敗事。謂爲和扁代庸。贍受責。又以清之開邊地。建議御關。卒以府庫不足。犒賞事不可行。殿前諸軍質貸備衣裝。無以償。故閏延及州郡兵皆閑。自是軍政不復立。公知貢舉事。復喧罵出院除政府。未及拜。以疾終。又有將欲相之。而不及相者。袁甫端直廉靖。數歷多惠政。立朝所值時相。皆鄉人。前後無一語阿私。于史彌遠則言其老當還政。于鄭清之則言其履危害民。于史嵩之則言其不可爲相。又嘗因邊

違條上十事皆切時務聞李宗勉薦爲相上方欲相之會以病終

唐璘 威武古田人擢監察御史首疏言丞相鄭清之用時文之才爲經世之具不顧民命輕挑兵端不度事宜頓空國幣委政厥子納交商人賄塗大開小雅盡發瑣瑣姻姪敢預邪謀視國事如俳優以神器爲奇貨都人側目朝士痛心盍正無將之誅以著不忠之戒○自註邪謀之說讀之驚人而世罕知其事嘗見蔣峴尙書家子弟言理宗丙申四月乍暖飲糖霜水過多致疾頓甚汪之道有異謀欲奉上爲太上皇賈似道聞之密告其姊貴妃轉聞上先事亟逐之或誅之凡其黨盡屬蔣峴以他事黜之之道出入清之相府最密併疑及清之是年秋宗祀雷變并逐之清之未必知其謀璘之論及此亦風聞也之道惟謫居婺州終其身上寬厚亦終不加誅○又彈鄭清之妄庸誤國縱其子世昌移易公家五十萬緡受殿帥王鑑十萬緡彈鄭性之懦而多私黨庇姦庸彈李鳴復詔鄭損得薦迎合鄭清之得擢臺端交結史賓午得登政府會杜範亦彈鳴復不行去國璘遂七疏乞出而去王萬 婺州寶婺人除監察御史會史嵩之自江右督師入相萬直諭其不可不聽出萬爲大理少卿萬卽日扁舟徑歸常熟縣寓舍五得除皆力辭卒致其事嵩之敗上思其言手詔褒之賜田五百畝錢五千緡贍其家

洪咨夔 臨安於潛人除監察御史擊逐史彌遠貪黨居多會同臺王定誣訛正人劉漢弼咨夔攻定遂與定俱出臺先是崔丞相帥淮帥蜀皆辟與偕行禮爲上賓理宗立入朝言濟王之死非陛下之

心當國者恚之輪對又言李全必有後患遂鑄罷端平入見會蔡州以完顏守緒骨來獻時相侈爲盛事以薦太廟咨夔奏寒灰而認殘骼雖離婁無所用其明況與強爲鄰抱虎枕蛟事變叵測顧可侈因人之獲使邊臣論功朝臣頌德且陛下知慕崇政受俘之元祐獨不鑒端門受降之崇寧乎咨夔在嘉定寶紹不合在端平又不合素行既高又文足以達故一日入臺丰采震天下時蔣重珍王遂郭磊卿皆入臺有直聲劉漢弼再入臺攻史嵩之直聲尤著旣沒上賜贈其家加于王萬且謚之曰忠表其閭爲忠諫坊凡皆臺諫之實臺諫國之紀綱理宗能一一崇獎之四十年之治多繫其力故敬錄其人如此然臺諫爲天子斥逐權奸使不得害于而國固專任臺諫之力也臺諫爲權臣用空其善類使天子孤立而國以危亦專任臺諫之弊也臺與諫爲虛位君子居之國之福小人居之國之禍小人十常八九君子十無一二二者之分在爲天子用及爲權臣用耳故天子以親擢臺諫爲賢宰相以不私薦臺諫爲賢臺諫以不阿私宰相爲賢臺諫官本九品青衫一經親擢卽權重宰相祖宗立法意果何在柰何不問其人之賢否而一切任之乎不辨其言之是非而一切從之乎理宗于臺諫之非其人者夜半片紙時加斥逐故終理宗世國家無已甚之禍其人不足以汙簡冊故不錄在法臺諫不報謁士大夫而近或遍發邊閫監司郡守書使曲獄私舉以濁亂天下在法臺諫避嫌鄉郡而近或劾其鄉之郡縣長吏使子弟僮僕皆得橫行州縣在法臺諫搏擊權奸不毛舉細故而近或聽游士受賂之言取縣令振職抑豪強正稅籍者率鑄罷之名曰月課使人才摧折根本

大壞窮民反代豪強納官至于重輸白納而無所訴凡此三者雖皆臺諫末流之弊有能申明著之令甲亦非小補云

度宗立十年恭儉小心委政舊輔賈似道值年穀屢登四方無虞似道益以驕肆遠違君父養傲湖山自號半閑老人而遙制朝廷之命不知皆天所以益其疾咸淳十年甲戌七月上崩是年十二月元兵北渡國事遂至于不忍言似道亦竄謫死矣初似道恃其姊貴妃勢游狎博戲爲市井無賴理宗知之不用史巖之薦擢金部以刻薄稱職得爲京湖總領京湖財賦淵藪似道復倚勢重催一二十年已蠲無納虛名之賦至斬吉州都吏又逼主管官死之諸道官吏以性命故破產倍償賦益川湧山積用以買譽游士談其有宰相度量得帥兩淮又得帥京湖又得以宰執恩數盡護諸道兵己未秋元兵初偷渡鄂渚似道時以督視置司漢陽力未及沿邊上下理宗皇帝每璽書痛責之賴印應飛守鄂渚上則王堅守合州下則史巖之守江州前則向士璧守潭州兵勢聯絡威權不至旁出又賴曹世雄斷浮橋于涪州使彼兵中斷而元主蒙哥爲王堅所挫辱憤死攻我鄂州之酋忽必烈者蒙哥從兄也聞之急歸謀立亦解圍去方賈似道事急之際嘗約議和已而往來鄂州與其守戰嘗獲捷及元兵解去遂掩和議不言而自詭再造之功又得奏凱歸朝正席廟堂爲右丞相爲平章重事自此不復言兵唯日聚訥佞歌頌太平以實其欺元遣使督和議則幽之不報將士定勞江上者陳乞功賞則抑之不行諸帥如曹世雄斷橋功第一則忌其功貶竄殺之印應飛向士璧則窘以城守公費皆殺之史巖之諸舅也

廢縕之王堅雖賞功召還實亦置之閑地惟有呂文德爲之腹心與之表裏相私一切恣其橫似道舊歷財賦官中外孔眼洞知纖悉富郡使膏梁戶之而取其賂制司使淳謹代之而課其贏淮東監司利入甲諸路使制司兼之不置本司一官而盡籠其利以入己惟呂文德代爲京湖制總備知其欺謾首尾故又一切恣其貪文德起土豪趙葵始擢之爲將似道始結之爲大將沿邊數千里皆歸其控制所在將佐列戍皆俾其親戚私人累其官至保傅換授其子師夔至法從貴亦至矣京湖兵在岳鄂王時額三十萬史嵩之初爲帥時尙二十五萬似道自爲帥時尙二十萬李芝庭自淮東爲帥時尙十七萬至文德減至七萬而掩取六十四州養三十萬兵之賦入爲已有又用私人戴墳者名總領歲科降朝廷金帛錢楮三十萬瓜分爲己私以至寶貨充棟宇產遍江淮富亦極矣揣分而言何啻大過然文德愚鄙小民不識字每佯癡好無禮士大夫似道旣入相文德自京湖口授人寫醜語罵似道不敢怒甚至初爲郡不冇禮祭先聖罵其不會教我識字客將陳故典力請再三而後從性尤忌切而貪寶初諸將旣盡用文德私人獨曹世雄劉整才高不冇屈劉整與曹世雄同斷橋功成文德深忌之似道奪其功以歸文德貶世雄移整瀘州又使整之仇俞興帥蜀整處禍之將及也大遺賂慶文德生朝乘其閒亟叛歸爲元任責圖江南似道又素建議襄不必守已未之警有爲白劄請棄襄者上封以示似道似道奏乘此棄之無傷方似道至京湖首取善守襄者高達歸其幕後劉整因昭文德以玉帶給于我境白河開榷場築土牆以護商貨且擇玉帶尤美者繫使者腰以耀之文德受其帶又兼取使者帶使整

得一夜築鹿門城，截我襄城。于其城築之，北大發兵圍襄似道。徐遺愛將范文虎救襄，文虎尤愚鄙，不才，買歌童舞女，謳歌于郢上。六年而不進，襄破敵兵長驅，凡前將士之求賞不獲者，皆解體時，文德已死，文虎呂壻也，與師夔盡帥沿邊將帥，凡呂之親戚私人，自大將夏貴、陳欒而下，皆降似道。復出視師，見其然，不敢發一矢而遁。國事遂有不忍言者矣。方無事時，嘗相葉夢鼎江萬里、馬廷鸞似道，皆不與之權，權歸省吏翁應龍。除王爚知樞密院，將相之爚不屑，微服泛海逃，夢鼎諸人亦恥之，稍久，輒力引去，至無官爲相。有陳合者，檢陳故事，淳熙間相位，嘗虛兩年有七月，似道大喜，相位遂久虛，而合以得峻擢似道。晚年事皆仰成翁應龍似道所欲，逐有臺諫不敢任責者，亦應龍爲疏藁以付合，臺似道敗，應龍伏誅。凡倚似道取貨淫樂者，皆誅之。

按東發黃公著續通鑑，其中興大要，本李公心傳，繫年錄，與朝野雜記、理度兩朝，則公在史館，多得于見聞者，文約事詳，亦可謂良史矣。夫理宗以支庶入繼大統，四十餘年，君子小人更進迭用，治亂消長，固可爲當時之一慨矣。至于度宗十年之政，一則賈氏，二則賈氏。在朝之臣，無有以國事爲言者。襄陽被圍，久弗克救，北兵駁駁，近在江左，帝也迄罔聞知焉。使宮車晏駕，少忍須臾，其不幸，羊祜祖爲燕虜之俘囚耶？何至于孤兒寡婦而始娶其禍哉！公之作此書，至賈氏既敗而終，其憂深思遠，可謂至矣。故其論宰相臺諫邊閫之非人，所以致強敵之憑陵者，尤拳拳焉。夫公在咸淳德祐之際，其所見所聞如此。今之士大夫處于至正之朝者，其所見所聞當有甚焉。想夫社稷之亡，山河之易，

未及百年殆無有今昔之異者遺民之痛其不至于慟哭而流涕者乎昔孔子作春秋昭定哀之間多特筆公于理度兩朝其致意于世道之終也深矣斯其善學春秋者哉固取而著之于此以爲亡國之鑒而其他有不能盡錄也歲在庚戌三月十四日滎陽生鄭真識

刻古今紀要逸編跋

東發先生黃氏日抄合經史子集凡九十七卷自宋以來通行天下矣其古今紀要起自三皇至宋神宗止卷凡十九葉文莊云古今紀要十九卷當與曾先之史略竝傳是文莊之所見者亦止神宗也及見邵宏齋宏簡錄序則云黃震之脩寧理二朝紀多散佚不傳文獻無徵後之作者有其志而不逮悲夫悲夫又知日抄之紀要不止于神宗宏齋亦付之無可如何矣先大夫畱心史志蒐購遺書鈔得鄭子之所輯四明文獻內有東發兩朝紀要余閱見狂喜天下固有湮沒數百年而一旦復出者乎非有鄭榮陽之稽古采葺先大夫之好學廣搜則此卷亦終于銷滅矣獨是神宗以後尚有徽欽高孝光寧六朝不知榮陽何以弗錄豈東發所紀原闕是六朝乎抑紀之而散佚卽榮陽亦未得見乎是未可知也顧卽此卷而談信耳信目多足補宋史之闕文真赤水之遺珠也安可使其已獲而再墜乎此後學之責也因付梓人公諸海宇甬東後學陳自舜同亮甫謹識

